

蒲汇塘路的 802 车队

曹景行

不久前去徐家汇附近看朋友，微信上收到地址是蒲汇塘路，心中不禁一揪：上海变化那么大，那条路名居然还在。只是五十年前晴天沙尘飞扬、雨天泥浆四溅的荒僻小路，今天两边都建起了高档住宅，就不知哪片小区的地盘曾是我们难忘的 802 车队。

五十年前的 1968 年，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事情当然是上山下乡。但在 8 月去农场之前，所有的上海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还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。大概上一年的秋天，我们的毕业分配一直拖着，只能有事没事往学校跑跑，谁也不知未来去向。一天老师突然通知集中开会，说是要安排我们劳动锻炼；女生去工厂当工人，男生去运输公司或货运车站、码头当装卸工。我们市西中学高三第四班的男生都分配到上海运输公司八场的 802 车队，地址蒲汇塘路，一个我从没有去过也第一次听到的地方，从学校所在的静安区过去要穿越半个上海市区。

报到的第一天，先把我们分配给指定的卡车。802 车队配置的全都是沪产交通牌四吨卡车，后面连着的拖挂载重三吨。多数时间，每辆车除了司机还有一位装卸师傅带我们四个学生。发下来的劳保用品除了细帆布手套，还有一顶带披肩和鸭舌的白帆布帽子，防尘防灰土。再有一条用再生棉编织的灰色“搭肩布”，同今天的浴巾差不多大小。“搭肩布”在我们正式开始干活，就知道“搭肩布”实在是搬运工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保护，能把货物重量均匀地分散到背部和双肩，以免过劳受伤。可以说，学会用“搭肩布”是成为正式装卸工的起步。

我们这些中学生虽不至手无缚鸡之力，但要像老师傅那样单肩扛起重两百斤重的米袋、还要在跳板上稳步行走，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。我们经常运大米，开始时两个人能在车上抬起米袋放到车下装卸师傅的肩上，

或者把他们扛到车上的米袋叠放整齐，已经不错了。过一两个月，我已经有力气一个人把米袋竖起来，再帮助师傅扛上肩头。记不清哪一天，我们学生中有人第一次扛起了米包，颤巍巍地走上了跳板。再过些日子，我们一个接一个都做到了，包括身体并不壮实的我。两百斤哪，人的潜在力量真的很大呢！

每天到处装卸货物，见识就多了，也知道能扛两百斤其实没啥了不起。一次我们装运面粉类东西到一处常去的粮库，那儿有位壮实的装卸师傅力气特别大。在四周的哄哄下，他答应测试最多能够扛多重。我把袋子叠放到他后颈上，左右肩斜着交叉，越堆越高，最后加到十八袋，每袋五十斤，一共九百斤。看着他两手撑腰，顶着约有两米高的袋子，一面保持平衡，一面稳稳地向前移动，真担心跳板承受不了这半吨的分量。难以相信吧？我要不是亲眼所见，也不会相信。

装卸货除了重量，还要看运的是什么东西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两样：盐巴和烟叶粉末。装盐巴的麻袋不仅很重，而且外面湿漉漉、滑腻腻的，不容易搭上手。更要命的是袋里的盐巴结成硬硬的一整块，凹凸不平，即使用了“搭肩布”，重量仍会集中在背上某个部位，很疼，只能咬牙硬撑。烟草粉末是生产“中华”牌等香烟的下脚，据说可用作农药，分量倒不重，但搬运时刺鼻刺眼很是难受。要是皮肤有点伤破，装运这两样东西简直就是活受罪。许多年后我采访上海烟草公司老总时，还特别提到当年的感受。

802 车队以运送杂货为主，我们经常去铁路货运南站装运造纸原料。一种是“破鞋”，用粗铁丝扎成方方正整的块状；旧鞋大概多从农村地区收来，底下往往还带着黄泥，分量重。扛上肩一边贴着脸，隔着“搭肩布”仍有一股浓浓的味道，当然不好闻。另一种原料

是废纸，也打包成捆，主要是旧报纸，不臭。最近湖北大巴山麓的恩施成为上海人旅游新热点，我却早在五十年前就从废纸中的《恩施报》知道这个地名。火车上也时有散货废纸，我们不会装运，却对里面的旧书特别感兴趣，见到就会爬上去翻找。我最大收获是发现半本《复活》，前后都被撕掉，估计另作他用了。近午时分腹中空空，经过堆货的火车月台时还要抵抗破碎碎菜坛子里散发出的诱人香味。

装卸工是重体力劳动。开始几个月我们每天任务为装卸三车，后来增加为四车，同老师傅们大致看齐了。每车七吨，每天四车就要装卸货物各二十八吨，几乎全都要靠我们体力。另外，如果装运棉花包等易燃、易掉落物品，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定在货物上覆盖厚重的防护帆布，再用粗麻绳一道道扎牢，要用劲也要懂窍门。这样做除了防火，也防止运输途中货物颠落伤人；别以为棉花软软的，压成大包又重又会弹跳，砸上谁非死即残。随车带着的那两块木头跳板也很有分量，拉出推进都是力气活。

那时每星期上六天班，好在马路不塞车，如果装卸顺利，一般下午三四点钟可以收工。在车队澡堂里洗去汗水和尘土，全身放松许多，我就骑着自行车回家，路上大概一个小时。我们不是正式工人，每月除了十二元津贴，还有一张六元钱的公交月票。我骑车上下班不要月票，可以多领两元钱的车贴。冬天清早顶着西风骑车上班，到场里时脸都冻得发麻，但每天早起挤公交也不轻松啊。

奇怪，这样的日子倒也不觉得怎么辛苦，反而生出一些特别的乐趣。汽汽车运输的好处是每天会去不同的地方、走不同的路线、对付不同的货物，比在工厂干活有新鲜感。比如我们每天中午都会到途经的兄弟车队食堂吃饭，还可以几家中挑选伙食更好一点的。夏天烈

日当头，如果正好给钢铁厂运送镁粉等原料，卸完货往往会多待片刻，一面好奇地观看车间里钢花四溅，一面喝着厂里自制的冰冻盐汽水解渴。我们每天关注马路两边发生的事情。

春去夏至，我们都快成为正式装卸工，而且也打算就这么干下去了。我甚至翻看书本打算学开汽车，还曾偷偷把车子发动起来。突然有一天学校通知我们结束这儿的一切，回去等待分配。究竟怎么回事？前年，有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：听说原来打算让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劳动锻炼后就留下，一来弥补那些单位劳动力不足，二来改善工人知识结构。“后来不知怎么捅了出来，有高三学生不愿意留下来，此事才作罢。”

重新分配工作的结果，我们一半留在上海工厂，另一半下乡去农场。我去了安徽南部的黄山茶林场。我不知道，如果五十年前留在了蒲汇塘路的 802 车队，后来的人生会不会很不相同。但我实实在在地感到，这大半年的装卸工经历正好为我们后来下乡做好铺垫，我们有了一副能够扛起两百斤大包的肩膀，不再是文弱书生。

回忆起 802 车队的日子，老同学蒋大善这样总结那时的收获：“一、社会跟学校不一样。做学生是无忧无虑，但一旦踏上社会你必须用你自己的手、自己的肩膀去养活自己。二、扛包、装卸货物是集体活，在工作中会充分认识到同伴、团队的重要性。这是一辈子的课程。三、这是从学校踏入社会的第一步，所以留下的记忆分外清晰，学得的体会终生受用。”

——对，我们的 802 课程终生受用！

感谢早已消失的 802 车队，感谢把着手教我们的同车师傅。虽然五十年过去早已叫不出师傅的名字，却还依稀记得他们的面容，不知他们可还安好？

人生匆匆，人海茫茫，总有些人、有些事会深刻并长久地鲜活在你的记忆里，成为一生的滋养或者伤痛或者遗憾。

那是很远的云淡风轻的一个夏日，我在读初一。我已然忘记了是什么人、以什么名义组织了这次太阳岛夏令营，而我为什么又被选中参加这个夏令营？也许因为我的成绩单总是满纸飞红，也许因为我的一大本“顺口溜”作为学校的骄傲参加了市里的什么展览。夏令营里住着上百名来自全市各学校的初中生，开始都是陌生的、青涩的和文静的，不到三天，就熟得得一塌糊涂并且玩疯了。一个下午，大家坐船过江上了太阳岛。男生们分为“红军”和“白匪”，开始在茂密而宁静的白桦林里相互嬉戏追逐。惭愧，因为我的姓氏，自然被大家欢呼着拥推为“白匪军”的首领，我们的任务当然绝不是打，而是跑。“红军”方面以擒贼先擒王的气势，呐喊着铺天盖地向我席卷而来。好在那时候的太阳岛犹如热带丛林，遮天蔽地的绿荫如同迷宫。“剿匪”大军的呼喊声在林中震耳欲聋，我大汗淋漓疯狂奔逃，在最为危急的时刻，我飞一般跃过一截倒伏的巨大朽树，就势抱头卧倒在一簇繁盛的茅草下屏住呼吸一动不动。天真的“红军”们叫嚷着跑过去了。我暗笑，我真聪明……

吃吃的轻笑。就在耳边。吓了我一跳，怯怯地抬头，几乎就在鼻子底下，好爽的红皮凉鞋，好爽的白色短袜，好爽的湖蓝色连衣裤，好爽的略带金黄的秀发。然后是一双手，一本书，一双蔚蓝色的眼睛，蓝得像阳光下的松花江水。女孩倾身下来，拿大眼睛瞄准我并漾满略带嘲讽的笑意。那个年代，在太阳岛、在哈尔滨、在白桦林、在著名的中央大街、秋林公司、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等等，这样带俄罗斯血统的侨民女孩很多很多。她似乎正在读一本什么小说，抱膝坐在浓绿而清凉的树丛后面，好像被书中的故事感动得哭了。想想我横空出世从天外飞来，埋头缩身躲藏在她脚前，那样子一定傻笨得不行。

她笑着说，起来吧，你已经安全了，不过不是因为你很聪明，而是你的“敌人”很笨。

我狼狈地赶紧翻身坐起来，说对不起，我要被对方逮着就只能永远当“白匪”了。几乎同一时间，穿学生制服短裤的我和她都发现，我的右膝盖有新鲜淋漓的血。呀，你伤着了！她惊叫一声。她的汉语说得很溜。我男子汉似的一声不吭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此刻我认为那血迹很美丽很灿烂，来得很是时候，使她忘记了刚才我抱头鼠窜的模样并使我更像一名勇士。后来我一生都不明白，为什么那次流血在我感觉里，如同生命迎来第一朵红玫瑰？

她站起身抚平裙裾，果断地说，走，到我家上点儿药，我家就在林子外边，离江很近的。

哦，那是怎样恬静而温馨的小家啊——参差不齐的白色矮木栅，红砖铺就的小径，几株叫不出名的花树，开满一簇簇细碎的粉红或白色小花，有淡淡的香气缭绕。从那以后，一看到这类细碎的花树我就爱迷路和凝思。树后面，伫立着红漆铁皮尖顶的一幢粉墙小洋房，房子很旧，可在我眼里就像童话中的宫殿或用积木搭成的殿堂。至今我依然记得，那散发着水的清爽味道的原木地板在脚下嘎嘎作响。我知道了，她叫丽莎。她跑过去拉开浅绿色镭花窗纱，那样子像在离地几寸的空间轻舞飞扬。我还记得，她用清水给我洗过伤口，然后涂上让我很痛的碘酒，然后轻轻吹，那微翘的红唇像清晨中展开的花瓣。然后她拧开大银壶的龙头，倒了一杯冰水给我。我们坐在桌边说了一会儿话，都是中学生们毫无意义也毫无意蕴的话。我还记得，当我起身告辞走出院落的

蒋巍

时候，忽然听到她如歌的喊声：你愿意再来看我吗？

我回头一看，丽莎把身子探出窗口，正含笑向我招手。风卷起长长的浅绿色窗纱，犹如青春飞扬的旗帜。

好的！我响亮地回答，然后飞快地跑远了。我记得，一路上我特别想唱歌。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翻出那篇著名童话《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》，尽管我已经读过无数遍。那一刻我甚至很冲动地渴望当一个小矮人；而且，从此不再碰那篇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你一定知道为什么。

我不想告诉你我们的后来。我只能说，那时的太阳岛像一本神秘的诗集，白桦林像缤纷的诗人。那时的夕阳斜挂在高耸的索菲亚教堂尖顶像宁静的油画，月光投在中央大街一排排圆润的街石上像水中浮现的鱼脊。那时街上不时跑过漆器般精美的轿式马车，木栅栏和丁香树从后面的房子里经常飘出钢琴或提琴的乐声。那时的松花江清澈而丰盈，黄昏中的小舢板上是一对对情侣偎依的剪影，伴着一首首吉它曲或深情的歌……

哈尔滨的日子总是很浪漫。我不想告诉你我们的后来。我只能说，我们曾偷偷摸进神秘的尼古拉大教堂，因恐惧而拉紧了手；曾跑过中央大街把笑声撒进宁静的月光；曾在松花江上泛舟并由她教我第一次摇桨。她曾把双手背在我身后骄傲地用俄语背诵普希金，我曾摇头晃脑、充满激情地朗诵自己的诗章。因为把一本书掉落在江里她曾泪如雨下，也因为我的一句幽默她笑得前仰后合……

我不想告诉你我们的后来。我只能说，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，她黯然告诉我，她要跟中国男同学回到俄罗斯的父亲身边，那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。她说，她舍不得哈尔滨和松花江，舍不得太阳岛和白桦林，舍不得黄昏时细雨洒落在街石上发出的光亮，舍不得丁香盛开时满城紫色的月光。说这些话时，她哭了，我也哭了……

我不想告诉你我们的后来。我只能说，那天夜里我冒着漫天风雪去站台送行。大团雪花落在地上像熟睡的婴儿一样安详。我们相对伫立，相对无言，还是少年的我们甚至还没学会像大人一样握手道别。火车鸣笛了，那样的沉重和哀伤。母亲在叫她上车。她的最后一句话与我们第一次见面分别时相仿：你愿意来看我吗？

好的，我说。声音像钢轨一样坚定并通向远方。她登上车梯，火车喷出的白色雾气浓浓地淹没了我。那时我的心太小，盛不下这么多这么沉的伤感，所以我流了很长时间的泪……

我不想告诉你我们的后来。因为历史的错位和断裂，我们没有后来。我只能说，因为她喜欢白桦林，我一生愿意在白桦林里漫步；因为她伤心的时候流泪，欢笑的时候流泪，我一生每见女孩子流泪就心痛。因为她为我划船并轻轻唱歌，我一生爱水、爱游泳、爱划船、爱唱歌。因为她是带俄罗斯血统的女孩并会背诵普希金的诗，我读过并一生热爱俄罗斯那些著名作家的经典之作。因为她和她的离去，我一生珍藏着一个蔚蓝色的记忆并永不褪色……最后我还要说，我们的故事并没结束，在太阳岛那样一个富有诗意和充满梦想的地方，故事怎么可能结束呢？即使我的故事结束了，年轻一代的故事也会重新开始的。只要是在太阳岛走过的人，都会把这个故事继续下去的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

初始见岳母，我是毛脚女婿上门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。傍晚，她在家看电视，电视机是十二英寸的黑白。看到一位她崇拜的唱歌女星，我给了几句奚落，让她不满，还和我争论了一下。我心烦坏了，这次毛手毛脚要被关门了。不过竟无事，争辩后，还是得到两只圆滚滚潜蛋的待遇，外加一只半分钟削好的苹果。这当然不说明对我就满意了——她是包容的：“看得出来，你不会说违心话。但话对不对，想法是否妥当，是另一回事。”

记得再次考验我是的买结婚家具的“冲突”。那年代家具算紧俏物品，一套家具，三十六条腿，床橱柜桌椅，一圈圈买进。买实物前要排队登记，取得一张购买家具的票证。

我排队买的是套七百多元家具的票证，地点在四川北路虬江路的家具厂门市部。那家具当时属中上水平，面板及脚架刻有花纹图案，岳母也看过并认可了。但在我出手购买时，受到一位女士交换票证的诱惑：她要结婚的儿子看中的是七百元这一套，她却在隔壁一家店预定了另一套五百多元的家具。她说：“我带你到隔壁店里看看怎么样？”

鬼使神差，我去了，并擅自将家具票证和那女士交换了。交换了，才知道要面对激烈的反对声音，包括岳母：一生只一次的婚姻家具，我降低了价格与品位及格调，不可原谅。

我不退让，争辩理由是：价廉物美，换之有据。一度，对峙无法调和。岳母最终说，带我去后面一家家具店，眼见为实。之后她笑逐颜开，说样

式比原来还好，堪以称心。一番话，让原来的战云密布瞬间阳光灿烂。

其实事情不像她当时表达的那样轻松。好些年后她对我说：“为这事，我长时间心里堵着一块东西，就是不舒服。”我一惊：往事如流水，我已遗忘尽，她还心有戚戚焉。

岳母初见我时，是她人生最干练之日，五十岁才过，姿容靓丽，但又经历大不幸：岳父病痛后远行。她在命运乖蹇中育子成长，竟将四个子女都培养成大学生（那个年代大不易），让我很生敬意。家中挂着大学老师的岳父生前喜欢的几幅油画，还有一把岳父自制的弹拨琴。所有这些，岳母每天用鸡毛掸子去仔细拂拂灰尘。

岳母一生中有许多时间的孤独。

我们代替不了她一个人的世界。但几十年，她始终一人生活。她说，是我一个人习惯了，很难和你们长久在一起。我们不安过，但后来想：也好，大家理念不同，生活习惯不同。比如，再热的天，她不用空调；再冷的天，她基本和热水洗澡

物品无缘。既然她很坚持，彼此不在一起便是对的。直到有一天，岳母说：“我这脚，怎么有时不是我的了。”一下感觉，岳母已老，老去光阴速可惊。九十年代初，她应朋友邀约，做产品流水线上的操作员，地方在淀山湖边一个简陋工棚，一月几百元的酬金。已被养育成人的子女对母亲的艰辛劳动不忍。他们劝说无力，就想派我这个女婿再试试。我去了青浦，恳求她终止在这棚里赚辛苦钱——用自来水和解手要跑棚外，做工的车间远在几里地外。那时她六十出头，说：我现在就是跑天边也不吃力，干嘛要停下来吃儿女的饭？话坚定而倔强。

那天，在湖边，她用一个小的小煤油炉，在弥漫四溢的煤油味中，为我煮了碗热气鲜香的排骨汤面。吃面时，圆圆橘黄的落日快要坠入湖中。

岁月不居。转眼岳母已到杖朝之龄，那年，我们坚持带她去香港玩。去之前她犹豫，过程则顺利。返回上海前的一天，去尖沙咀吃潮汕点心，她很满意。点了叉烧包，虾仁，



筆會

筆會

记录

假日——晴空

(版画)

李亚平

有她，是我们的福气

郑亮

肠粉，马蹄糕，蛋挞，她尤其对叉烧包和肠粉赞不绝口，说糯、滑、爽。她是汕头人，美食家，对家乡点心向往之，说回上海再没吃到很入味的潮汕点心。还有一次去豫园，是前两年的春节，下午连傍晚。我们推轮椅，她坐在上面，看花灯。她瞪大好奇的眼睛，看灯的闪烁和中国历史上夸张的神话形象。风有些冷，她缩紧脖子，但有兴趣。我们给她拍照，为她戴上御风的绒帽、围巾，她还是打了几个喷嚏。我们撤离，放弃了等到晚上看九曲桥的美妙灯带。她边回头边自我安慰：“以前我看过，有好几次。”

岳母说过，有我，你们有福气。讲这话时，她一点不谦虚。她照顾了我们，再照顾了我们的下一代人，却从来不会突兀地来打搅我们，一声不该敲的门铃绝不会响起。最后，她在城市的另一个单独空间，让下一辈人去挂念，另时间去探望，隔开一段不近不远的关切距离。

去看望她，在有电梯的六楼，听她讲讲早年住的“溧阳路 1156 弄”——那是有个文化品位的地方，一幢幢红色